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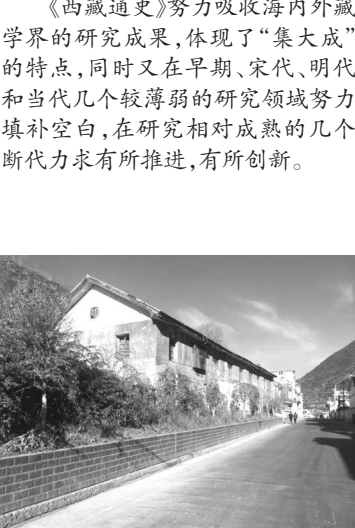


《西藏通史》是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2002年正式启动,经过13年的努力,于201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国内外首部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研究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2017年,《西藏通史》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的殊荣。

《西藏通史》为挖掘西藏地方历史文化内涵、探寻历史发展规律、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竖起了新的标杆。丛书着眼于西藏与内地及其他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总结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智慧。《西藏通史》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西藏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60多年的实践和西藏巨大的建设成就与宝贵的发展经验,能够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西藏通史》通过充足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有力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势力在西藏历史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谬论,起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廓清迷雾的作用,让种种谬论无处遁形。

《西藏通史》向世界展示,藏学发源于中国,中国是藏学研究的沃土,中国藏学研究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西藏地方历史上保留下大批的珍贵石刻、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种类繁多,编年史、教法史、王统记、高僧传等史学遗产,在当今社会将会获得新的发展,铸就新的辉煌。

《西藏通史》努力吸收海内外藏学界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集大成”的特点,同时又在早期、宋代、明代和当代几个较薄弱的研究领域努力填补空白,在研究相对成熟的几个断代力求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108地质队现存建筑。

再话康定

康定老地名系列(一) 地质队

荆林钢

地质队其实是由108队、404队、物探队(702队)等几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构成的一个片区。对儿时的我是充满好奇的地方,一是远离市区,二是院内花朵争艳青松常绿,三是里面有不少戴眼镜的人。去二道桥洗澡路过时,大人会神秘的告诉我们:“这里面净是大学生哦!”

上学时,建小(现藏小)的学生有不少就是地质队的子弟,他们戴着海虎绒的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脚上是翻毛皮鞋,每人一个铝制饭盒,身上时不时有水果糖……后来,我知道了这叫‘劳保’,是单位上免费发的,节假日还有‘吹风牌’汽车(大货车的戏称)送他们进城,接他们回队,这让我们这些居民娃娃羡慕不已,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地质队就是吃得好、穿得好、要得好的地方。

真正了解地质队是参加工作后,听了一次老地质队员和年青人淡理想的演讲,加之后来工作经历的积累,才知道他们为了找矿深入荒野、风餐露宿,被大雪困在深山的艰苦生活。

向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

藏族生命美学随笔·扎西次仁专栏

“日姆”的传说

扎西次仁

藏语“绘画”一词译音为“日姆”。它的创制有这样一则古老而美丽的民间传说故事。远古时期,在西藏雅隆河谷,有一名叫阿嘎的青年牧羊人,每天去草坡上放牧牛羊。为了排遣心中的孤寂郁闷,用木炭在石板上描绘花草树木,牛羊及各种动物。一天,细雨濛濛中,青年阿嘎只见远方草坡上出现了一座彩虹帐篷,帐内有一翩翩起舞的美丽姑娘。阿嘎看得入神,情不自禁向草坡奔去。等他走近时,彩虹帐篷突然消失了。青年阿嘎心里十分惆怅。晚上,阿嘎夜不能

寐,姑娘的情影从脑中挥之不去。他起身,借着皎洁的月光在石板上把姑娘的形象画了下来。他担心,不小心会把画面磨损掉,于是用铁凿子把画像刻下来,天天端详。一天,他的一位朋友偶然在他处看到了这幅石刻少女像,便惊奇地问:“这是什么?”阿嘎回答:“日吉布姆”(山的女儿)。

这位朋友只记住了“日姆”一词。他逢人便说阿嘎那里有一神奇の日姆,大家听说后纷纷前来观看这件奇物,看后人人赞不绝口。“日姆”(绘画)就此在雪域高原出现了。这则传说生动反映了造像成为真实事物替代品的观念非常久远,

他反映了藏族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生活的朴素唯物史观。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藏区除了发现史前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上刻划的几何图案、陶塑品以及岩画外,还未发现真正意义上的绘画作品。这对于研究藏族本土绘画艺术是一大憾事。

但是我们从远古陶瓷、岩画多样的纹饰,饱满的曲线,窥见出藏族对造像张力和图案装饰的古老兴趣。这种审美趣味通过千百年的锤炼,在藏传佛教绘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两个特点,是藏族绘画最具民族性的元素,是佛教艺术在藏区本土化的

具体呈现。

远古藏族是崇拜万物有灵的,由此也就产生了赋予造像灵性的巫术思维,这与佛教造像的传统完全相同,也是藏族接受佛教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赋像以灵的造像传统,仅体现在神佛造像上。在世俗生活中,藏民族从来没有为死者画像的习俗。藏人一旦亲人去世,家人就会把死者的照片、画像烧掉,以免死者的魂灵附于其上,不能转生。所以藏族绘画史上是绝无世俗肖像画的,这种矛盾何以产生,其嬗变过程怎样,目前还不得而知。

丹巴嘉绒藏族风俗记·杨全富专栏

嘉绒婚俗(一)

杨全富

在横断山脉腹地,青藏高原的边沿,大渡河的源头,聚居着这样一群最古老的民族,他们的房屋依山而建,形成一个个藏族村寨,他们是青藏高原上、横断山脉腹地里最普通不过的藏族村寨,千百年来,岁月更替,时光淘漉,整个藏寨仍以她平淡的自然景观,从容的发展步履与在其怀抱里繁衍生息的村民,经受着风雨的洗礼,变革的沧桑,物事的蹉跎,演绎着从亘古到现在到永远的情感故事和憧憬。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人民由于语言、服饰、生活方式异于其它藏族,因此他们以嘉绒族自居,其实追根溯源,它应该是藏族的一个旁支,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下,他们都普遍认为应该为其命名为嘉绒藏族,其语言遗留有古藏语的痕迹,因此成为了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的对象。

然而,由于嘉绒藏族没有文字的记载,文化的传递都是依靠口头传承,然而近年内由于外来文化的传入,很多青年人热衷于这些新鲜的事物,本民族的文化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些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失传的尴尬境界。为了挖掘整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丹巴县县委府不遗余力的去挖掘,去整理这些文化遗产,组织了一批批民间艺人到大城市里去刻录光碟等现代高科技媒介产品,更好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将其归纳成文字,制作成影像材料,这样制作之后,它才会在历史的风尘中湮没,给后人留下珍贵的遗产。

过去,在丹巴,男女的婚事讲究门当户对。在小金谷中,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样的人进什么样的家门”。在等级森严的旧社会,在嘉绒地区也曾出现过许多为了绝美爱情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当两

家的孩子年龄相仿,门当户对之后,由男方家在族里找一个能言善辩至亲的人到女方家提亲。解放后,一切旧的制度都在人民的力量前分崩离析,青年男女们终于冲破了这沉重的枷锁,在幸福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男孩在夜幕降临整个村庄后,乘着夜色地温柔覆盖,来到心仪已久的女孩子家窗下,用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歌声表达爱情。

在旧社会,人们的婚姻是没有自由的,这些青年男女的婚姻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他们在痛苦之中煎熬。在他们自己遭受不幸婚姻的同时,他们也在制造着另一种不幸的婚姻:让他们的孩子步自己的后尘,让自己的孩子的沉闷的声音试探性的吼几嗓子,只要姑娘对男孩有意,她就会打开闺房的窗子邀请男孩来屋里畅谈。然而这时候也是考验男孩意志力的时候,男孩必须从墙角爬上去,否则一切完美的语言

都是无济于事。

嘉绒藏族砌墙技艺那才叫绝,整座墙壁都是由石片堆砌而成,石头之间毫无缝隙,笔者也曾试探性的去爬了一次,不过不是去与心上人约会,而是去感受一下,结果无功而返。然而这里的青年男孩每人都练就了一身爬墙的本领,手脚并用,就像一只壁虎似的紧紧的贴在墙上,一眨眼功夫,就爬上了十几米的高墙。只要过了这关口,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往来,要么相邀来到寨子旁的田野里,唱起动人的求婚歌谣,慢慢地走到一起,相互依偎,说着绵绵情话直到东方发白。要么直接从家门而入,成为女孩子的座上宾。如果两人发觉对方不如自己的意,他们也会很理性的畅谈一会儿,然后悄悄地离开,不会因为对方的拒绝而羞愧。如今,这种爬墙求婚的习俗依然在小金谷嘉绒藏族中流行,但是媒妁之言依然依旧。

转动的经筒·谢臣仁专栏

朝圣路上,磕着长头去远方

在藏区各地通往拉萨的大道上;人们不时地见到藏传佛教的信徒们从遥远的故乡开始,手戴护具,膝着护膝,身前挂一毛皮衣物,尘灰覆面;他们沿着道路,不惧千难万苦,三步一磕,直至拉萨朝佛。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藏传佛教信仰者们最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磕长头”为等身长头,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划地为号,起身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如此周而复始。遇河流,须涉水、渡船,则先于岸边磕足河宽之数,再行过河。晚间休息后,需从昨日磕止之处启程。虔诚

之至,虽千里不以遥,虽坚石使之穿,令人感叹。

磕头朝圣的人在其五体投地的时候,是为“身”敬;同时口中不断念咒,是为“语”敬;心中不断想着佛,是为“意”敬。三者得到了很好的统一。磕长头的信徒决不会用偷懒的办法来减轻劳累,遇有交错车辆或因故暂停磕头,则画线或积石为志,就这样不折不扣,矢志不渝,靠坚强的信念,步步趋向圣城拉萨。

“磕长头”分为长途(行不远数千里,历数月经年,风餐露宿,朝行夕止,匍匐于沙石冰雪之上,执着地向目的地进发)、短途(数小时、十天半月)就地三种。

休息后我们完全进入原始大森林,在林中弯来拐去的磨了三个多钟头,终于到了林木稀疏,能见天的山脚老林口一带,停在几棵路人常宿的大树下,准备过夜。在这里林间有零星小草坝,可以放马;林边不远有结满冰块的小沟,可以砸冰取水烧茶。

女转马迅速卸下大小马搭、马鞍、马垫,把马子放出去啃草,这是头等大事,否则马子腹内空响,明早翻不了大雪山! 她的第二件事就是忙着捡烧柴火,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事,否则冰冷的天,夜间断了火,冷起来要命。

女转马从远处抱着一大抱柴火回来,看见我在捡柴火时,用藏音很浓的汉语,大声对我说:‘你……你的……不要动,东西看……’听见她说汉语,我心中一喜,不悦的心情完全消失。

康藏随笔

马背情结(一)

刘全超

等马几天,今早才牵来,是一匹枣红马,看上去很精神。转马人是个女的,但我所希望的、想要的是男转马。

女转马披着一头小辫。在四川藏区新龙县,女人洗了头,由别人帮助抹上浓浓的酥油,紧挨头皮梳成若干小辫,用结实的头绳,串上各种不同的小型珠宝,在辫梢上来回编成一小排,披在背后,可管三五个月不用梳理。据说这种梳辫从珠宝的数量、质量上看,可以区分穷、富;从梳法上看,可以区分已婚、未婚之别,但我分不来,只是知道而已。

女转马发梢上的珠宝很少,看起来很年轻,应该是一位刚成年的姑娘。她穿一身长到脚背的,半旧的藏袍,系一根宽宽的、退了色的红腰带,身材高挑,长相很不錯,是我见过的藏家姑娘中最漂亮的一类。

她看到要走的我,是一个年轻体瘦的汉男人时,好像有些藏不住的高兴,——因为上马背的重量轻一些,马子这一趟就松活一些。

在四川藏区工作,遍处高山大沟,交通困难,公干人员出差骑

马是惯例。但养马人家多为自用,不愿出租。因为马子长途一次,掉膘后很难补起来。我所在的区乡政府,为解决本地干部出行差雇马难的问题,对养马人家实行轮班派马的办法,此次正好派到姑娘家

我是农会会计,每年都要在阳历十二月初头上,农历十月底到县城办理农牧产值决算。从我工作的尤拉西乡到县城是起早摸黑的两天路,而且必须翻一座五万多公尺的嘎绒多大雪山。第一天沿曲衣河而上,到山脚老林口住一宿;第二天翻过山去沿甲拉河而下,点灯时候到县城。

此时正值大雪不断的季节,前几天翻山回来的人对我说:“山顶雪大冰大,很难走,而且老林口一带常有饿狼出入。”叫我一定要注意安全等。

雇马几天不来,来了又是女转马等诸多不愿,心生不悦是自然的。要不是公干在急,这路途艰辛的两天一夜,一男一女一马,我绝不走这一趟!

我们准备出发,女转马见我东西不多又是高兴。她把来时装在马背上的、装满东西的、不算小的毛织包包拿下来,把我装有食

用的小马搭,装满过夜衣被的大马搭上到马背上,自己背上毛织包包,示意我出发。

我一跨上马背,马子就四蹄翻动,奔着往前冲。这马识途,劲头很足,大有狂奔之势。女转马背着毛织包包,躬着身子,不紧不慢,走在马前头挡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自己背包包,是为了减轻马的负荷;走前挡马,是为了限制马速,这些都是为了结存马力,后发翻山。看来我遇上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女转马,不悦的心情稍有好转。

上坡路,马子起脚高,落脚低,颠簸不算大,是马途中比较好受的时段。

我们沿着曲衣河而上,走过越来越少的农家地,进入一坡比一坡高的、枯黄的、伴有小片森林的草坝。进入最后一个草坝时,已是下午两点过。按惯例,我们必须在这里歇下,让马子啃些草。

从出发至今,我和女转马还没有说话。因为一来心情不是太好,二来我懂的藏话实在有限,估计她不会汉语。

下马后,我一屁股坐在黄色的草坝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清冷的风。

民族走廊

土家吊脚楼文化

陈孝荣

奇山秀水妙交球,
酒塞歌乡美尽收。
吊脚楼上枕一夜,
十年做梦也风流。

不记得这是谁的一首诗了,但作为出生在土家山寨里的一员,我却特别喜爱这首诗。土家族地区被称为是歌舞之乡,关于土家吊脚楼的歌舞也多如牛毛,而惟独“吊脚楼上枕一夜,十年做梦也风流”最打动我心。原因就在它道出了吊脚楼的美好与内涵。

我们土家族地区尽管是惟一个处在祖国中心地带的少数民族,但大都处在山区,祖祖辈辈长期与大山厮守,滨溪傍谷。住在这样的地方,其建筑居住风格也自然体现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山地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土家吊脚楼”。《旧唐书》说:“土气多瘴病,山有毒草及沙蜃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是为干栏。”现代建筑学家则将“土家吊脚楼”称之为“杆栏建筑”。

从地形上讲,土家吊脚楼一般是依山临水而建。其结构为木质结构,大多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用作牲畜栏圈。造型上,一般分为一字屋、撮箕口、四合院等样式。但无论那种样式,中间必为堂屋,两边为厢房。堂屋则是用于立香火,安祖先和待人接客,以及举行婚丧寿诞仪式的场所。两厢为卧室,抑或间作厨房和火坑。俗谚里说:“只许买马,不许盖瓦”,是说早先土司王严禁土民盖瓦,只许盖杉皮或茅草,直到清朝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才兴盖瓦,现在则改成钢筋混凝土结构了。而无论是过去的盖杉皮或草,以及后来的盖瓦和钢筋混凝土,吊脚楼四周必是绿树、竹林、芭蕉他鲜花环绕。

土家吊脚楼的好处是通风向阳,隔潮防湿,又可避免蛇猛兽的侵袭。据传说土家先祖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最初为“千脚落地”的狗爪棚。住在这样的狗爪棚里,尽管先民们用栽竹节、燃篝火等办法吓跑了虎豹豺狼等凶猛兽的动物,但常常受到毒虫和毒蛇的侵袭。有一天,先民中一个智慧的老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青年人在几根树之间搭起一个空中架子,架子上再搭上棚,人们就搬到那个空中的棚中去住,这样就避免了毒虫和毒蛇侵袭。后来这种空中的棚屋就逐渐衍变成了吊脚楼。

这个传说自然是可信的。透过这个传说,我们也不难看到土家吊脚楼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个内涵就是顺应自然,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不与大自然斗。因而土家人是最崇尚“道”的一个民族。这个“道”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按照这种办法建造起来的土家吊脚楼不仅是造型独特,高低错落有致,体现了一种形体之美,而且它们与天协调,与地协调,与自然协调,也体现了一种和谐之美。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土家吊脚楼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则可以得到一种简单而深刻的真理,那就是人在这个绿色地球上只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物种而已,并不是什么地球的主宰,顺应天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才是人类最好的出路。

五色台历

藏式住宅建筑有什么特点？

泽仁多吉

建筑用料以就地取材为主。藏东南木材丰富,故一般用原木或木板造房;西北部牧民则多用牛毛编织帐房;山地河谷(特别是农区)的地方则以土石结构的碉房居多。帐房俗称帐篷,是牧区最普遍而古老的一种居住形式。根据放牧方式和季节的不同,又有冬帐房、夏帐房之分。冬帐房一般用木棍作框架,上覆牦牛毛织成的毯子。夏帐房则一般用帆布制作而成,艳色以白艳色居多,上剪画各种吉祥图案,甚是好客。

农区 and 牧区的居住条件相差甚远。农区及城镇居民均居住在较为固定的房屋中,形式为平顶,采用石块、土坯或圆木砌墙,厚实而整齐。门窗上端有斗拱作檐,加以彩绘装饰,极富立体感。现藏族农区或半农半牧区居住的藏式楼房以三层为多,富贵人家也有修四层的。底层圈养牲畜并放农具等器具,二层作客房、厨房和其它,三层为主人住房和经堂,并放置粮食、肉类等不宜潮湿的物品。房顶多为平台,供主人散步、眺望、晒草等用途。经济条件好的,把大院落设计得十分精致;周围是房间,中间有天井,沿边是走廊。房屋旁边还有转经筒,屋顶插旗幡。以放牧为主的牧民则逐水草而居,居住的是帐篷,携带方便,容易搬迁,极适合游牧生活方式。

藏族住宅的客厅、卧室、门庭和大门两边大都绘有各种花饰图案。康区和嘉绒一带的民居颇具特色,多以木结构为主,色彩图案鲜艳,宛如宫殿;靠青、川一带的民居多为片石垒砌,村中多碉楼,而且多以白石或白灰作为建筑装饰。

五色海

第844期